

紅粉殲仇記



商務印書館印行

科 學 小 說

洪 荒 鳥 獸 記



李薇香譯

二册
五角



書言南美腹地。人迹不到處。有靈境。上古生物久絕迹於人世者。咸窟宅其中。更有兩種蠻人。聚族而居。入其中者。為英國探險遠征隊。計四人。皆博學。取所見飛潛動植。一一討論。其說理之明瞭。引證之贍博。可以益人神智。全書八萬字。而緯以愛情。點染生動。能令讀者百回不厭。譯筆亦雅馴暢達。洵為情文並茂之作。

完 全 華 商
印 商
書 務
館 出
版

王(1116)

中華民國六年十二月初版

(紅粉磯仇記一册)

(每册定價大洋貳角伍分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 纂 者 李 拜 蘭

校 訂 者 冷 風

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

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

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

長沙 寶慶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達縣
福州 廈門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
雲南 貴陽 張家口 哈爾濱 新嘉坡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

紅粉殲仇記

第一章

話說一年上正在法蘭西大革命的當兒。國王已上了斷頭台。上帝已出了禮拜堂。法蘭西的全土已變做了鬼哭神號之境。那一片大好河山到處都染著血。無識一切文物。一切制度。甚麼都已變了。那時有一位子爵。本是泊洛文斯地方貴族之後。到此却不得不更姓換名。局局促促的住在一所小樓上邊。從前在理髮店中理他一頭栗色髮的錢。如今却要給他做一個月的用度哩。他自稱格雷莽。人家便也稱他做格雷莽。至於他的真姓名。却很長很長。叫做哀密爾伊盎聖馬克。斯子爵。手中著實有些資產。到此却變了空中樓閣。他以前原在奧大利做萬公攸。位伯伯。得了一分遺產。倒很能優遊度日。只一聽得大革命起。推翻王族。他就想仗刀趕到法蘭西。替國王一出死力。然而路上多了周折。到巴黎時。

己嫌太遲。王位早已倒了。國王已在斷頭臺上死了。王后已監禁在牢獄中了。他自己的阿兄也死了。他的田產地產都已充公了。這時他倘卽忙趕回奧大利去。不怕沒有好日子過。但他雄心不死。却要去救王后。到底一事無成。眼巴巴瞧那馬麗恩都奈德跟著丈夫幽魂上斷頭臺去。把粉頸子和黑斧接吻了。金鈿委地。紫玉成烟。那不可一世的保本王族也就從此結局。子爵只得變了裝。改了姓名。淪落在巴黎市上。不免有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之感哩。然而他到了這般田地。還想不到奧大利去。很望日月重光。依舊還他一個門第赫奕的聖馬尼克斯子爵。兀耐大事一天壞似一天。法蘭西全土已沒了他立足之地。一舉一動。都要惹人嫌疑。待要走時。却又沒有錢了。沒法兒想。只得把身上所有珍貴的東西。一起賣掉。一個人悄悄地住在這聖道米尼克街一所小樓之中。過他枯寂的光陰。借著教音樂寫文件換他天天的麵包。子爵做了這兩種新事業。心中甚是奇怪。因爲這血飛肉舞的恐怖時代。倒還有人請他寫文稿哩。小說稿哩。契

約哩。法律文牘哩。死人遺囑哩。和旁的各種文件。也有人送子女們來。學他的箴箴和塞蘭格路諸大家的歌曲。子爵靠著這兩種收入。已夠付他的房飯錢。那些文件。都從一家書店裏轉交過來。那店主人從前曾受過他恩惠。所以分外盡力。這樣含辛茹苦。差能勉強度日。加著他寫得一手好字。純是意大利人那種挺秀的手筆。音樂又高明。實是個一彈三唱的老手。因此不上幾時。居然臣門如市。一逕過著這種簡單樸儉的生活。倒不覺忘了此身曾從腥風血雨中捱過來的呢。他住著的所在。本是一所大廈。雖然舊了。却還留些兒從前的壯麗。只爲貴族倒後。這屋子便進了他人之手。裏頭房間很多。都肯零躉出租。如今但有兩個房客。一個便是子爵。住在那最高的一層樓上。還有一個是女子。就住在對房。其餘下面的房間。都鎖了起來。給那些耗子蜘蛛做了個俱樂部。一天到晚。從沒有人去過問。巴黎城中。原不少那些無家可歸的亡命客。東躲西閃。十分狼狽。却想不到這其間有個安樂窩在著。那最下的一層。有一對窮極無聊的老夫妻住在那裏。替

房東盡看屋子的義務。也能享不出房金的權利。每禮拜兩口兒總摸摸索索的趲上樓去。向那兩個房客討取房金。這屋子雖很寬大。却不值多少錢。先前本是一家貴族的府第。子爵和他們也略有友誼。所以他每天晚上回來時。一路趲上那里壓壓的扶梯去。總要想起大革命未起以前。此中燈紅酒綠。簡直是個金迷紙醉之場。這壁廂花花對舞。那壁廂燕燕和歌。那些如花如玉的紅男綠女。一對對往來出入其間。誰知好事不常。彩雲易散。這麼一座壯麗宏大的甲第。只落得塵封雀羅。好似變了個荒涼寂寞的大墳場。就那屋中故主和以前那些裙屐翩翩的上客。怕也一个个都送在斷頭臺上哩。子爵想到這裏。往往起無窮感喟。鎮日價忙著做那種落漠無聊的事。也像在夢魘中一般。但有一件事。使他略有興致。就是對房中住著那個女子。很足打動他的心竅。這女子好算是他破碎河山淒涼世界中一件珍寶。一朵名花。只恨隔花人遠。不能常見。一共不過在扶梯遇見過三回。實是難能可貴的事。只見一個嫋嫋婷婷的苗條之身。穿著一身深

灰藍色的羅衣。戴著一頂細紗做的帽兒。露出幾綹黃艷艷的雲髮。粉頰子圍著一個細紗頸圍。用深碧色的羅帶打了個蝴蝶結兒。子爵每一回遇見他。就像見春天一道明媚的陽光。從雲幕中透現出來。但那女子總垂倒著螭鱗粉頸。不能給他平視一下子。他只在眼角上窺見粉臉。似乎是傾國傾城之姿。就那帽兒下邊露著的雲髮。也著實使他心醉哩。除了這三回以外。子爵曾聽得那女子在房中唱歌聲調悲咽。聽去甚是蒼涼。有時從他小窗中擡眼望去。還能瞧見對面窗檻上。放著幾盆木犀草。一花一葉。都是美人手澤。那種香馥馥的花氣。騰在全城的血腥氣上。直和空氣混合。送到子爵鼻中。便又使他起了感慨。想起當年得意之秋。簡直薰上玫瑰。怎屑賞看這種木犀賤草。更那裏會冷清清地住在這一角小樓上。從小窗中望巴黎市呢。末後他從下邊一對老夫妻口中。知道了那女子的芳名。叫做蘇笙杜欣納。又知道那女子的職業。在一家大衣店中當縫衣女。有時到店裏去做工。有時把衣服帶回家來做。至於以外的事。他却並不探問。一則

爲了打聽人家女人。究竟有些害臊。一則他很喜歡當那女子是個奇情小說中的人物。探問得太清楚了。倒覺沒有趣味。只是心中也不住的咄咄稱怪。想那女子到底是甚麼出身。家人們又那兒去了。怎麼使他一個人孤另另的住著。沒一個保護的人。深夜回來。也獨自在街上走著。從不見甚麼少年男子聯臂同行。子爵夜深不寐。常在窗中偷瞧。總見那女子倩影亭亭。從旁街上掠燕似的轉灣過來。被街燈的碧色光照著。分外顯明。不多一會。便聽得那小蠻靴聲一路在扶梯上上來。接著又聽得出鑰開門的聲音。子爵見他一個人獨往獨來。倒很替他著驚。很想出去截住了他。問他可有保護人沒有。可是這時巴黎城中。到處伏著危機。很有像這縫衣女一般綺年玉貌的女子。好端端捉將官裏去。不是監禁在黑獄裏頭。便送上斷頭臺去。只那女子天天朝出晚歸。並沒甚麼危險。光陰容易。春色已老了。烈日當空。已是夏天景象。那蘇笙每天回來時。子爵總得在窗中望著。倒變了個牢不可破的習慣。從沒一天間斷的。倘不見蘇笙轉灣過來時。他決不

離開窗口一步。倘不聽得那出鑰開門的聲音。他也決不坐下來做事。他每天的事務。原排好了一定的時刻。無論教音樂寫文件或是出去散步。總在蘇笙回來之前。等到蘇笙回來時。他早在窗前守著了。這樣從五月到六月。夜夜總得見蘇笙倩影。他心中覺得這事雖然無謂。却也很有趣味。倘能時時瞧那倩影。看那玉貌。聽那扶梯上小蠻靴的聲音。如此過著這種枯索寂寞的光陰。也好似在九天雲霄之上。一時便又起了一種幻想。彷彿和蘇笙是一家的人。預備了晚膳。等著一塊兒吃。那木犀草也移到了他窗檻上邊。香噴噴的開著花。一會兒彷彿見蘇笙推開了門。蓮步嫋嫋的走將進來。伸了那雙柔荑。放在他手中。又擡起了個粉臉。和他接吻。接著並肩坐了下來。同用晚膳。一面講著日中許多瑣屑的事。倒把那樓下街市上殺人流血之慘。全個兒忘懷咧。然而他懷著這一個幻想。那能變成事實。每夜一聽對房鑰匙聲響。就把他的好夢打了個粉碎。只索一個冷清清地坐著。吃他那頓乏味的晚膳。霎時間便提起了無限的悲緒來。有時他很硬著

頭皮。去和那蘇笙招呼相識。叵耐蘇笙偏偏放刁。連正眼兒都不向他瞧。又沒有甚麼意外的事。給他一個訂交的好機會。只一個人在心中想慕著。顛倒著。想這一個女孩子又端麗。又莊重。又勤謹。又高尚。在縫衣女中那裏找得到第二個。怕是天上安琪兒。化身人間呢。那時他心坎中並沒第二個人。只把精神心力。全注在這蘇笙身上。一天事兒早就完了。沒有甚麼旁的事做。他已把音樂教了那白克街上理髮匠的胖女兒。那鈔寫的文件也已送到書店中去了。午時在一家小酒店用了中飯。肚子已飽。袋兒裏懷著幾個錢。在這明媚的春陽中踱著。一時倒覺得沒有擺佈起來。他向來志高氣傲。很不願和中下社會的人去結交。又不敢和那上流社會中人做朋友。怕放出自己貴族的面目來。招甚麼无妄之災。因此上他在巴黎城中獨往獨來。連一個朋友都沒有。那時他在街中徬徨了一會。覺得這種生活甚是難堪。一時沒有去處。便放膽趕到從前下宮的近邊。見了許多美女子美少年。穿花拂柳的往來不絕。一切妝飾都換了一派新朝氣象。他又見

咖啡店哩。賭場哩。店鋪子哩。戲館哩。音樂場哩。都擠滿了千千萬萬的人。一個個興高采烈。現著得意之色。有的在那裏閑談。有的在那裏講論最近的新聞。子爵知道這些人都是貴族的仇敵。直把他們恨得切骨。只也覺得這其間自有一種活潑之象。使人戀戀不去。迴想小樓中那種枯寂的光陰。好似在萬丈黑淵之底。他自己也簡直是個騾子。竟能耐下去呢。他在那宮前的散步場中。不敢勾留過久。雖是衣服穿得寒素。早失了貴族身分。加著帽兒壓到了眉梢。衣領提上了下領。雜在人叢裏頭。誰也認識他是個子爵。只那民黨中人都像獵狗般乖覺。怕也不大穩妥。想著就慢慢吞吞地蹙了開去。正在這時。眼角恰在肩頭一瞟。似乎見一個華服少年向他瞧著。滿現著一派輕蔑鄙薄的神情。子爵一見這人。便提起了萬丈怒火。千種恨意。原來這人以前也是貴族。叫做聖瑪丁公爵。大革命起後。他一面敷衍貴族。一面私通民黨。曾有好幾回把貴族中人送上斷頭臺去。臨了兒子爵們合力搭救王后。也敗在他手中。民黨方面。自然著實信任他。當他是民黨

中的大忠臣哩。子爵見了他。比見了那些殺人不眨眼的民黨領袖。還要加上幾倍怨恨。恨不得把他一刀殺却。替那斷頭臺上的幽魂出口冤氣。這時却見他一身全是民黨人物的時派。頭上戴著一頂挺大的三角帽。身上穿著一件簇新的綢外衣。加上了一個漆黑的黑衿。襯託出他那個油滑紅潤的臉兒來。臂兒上邊扶著一個美婦人。打扮得好似孔雀一般。那聖瑪丁一壁走去。一壁搖著那枝瑪瑙柄的手杖。鷹眼骨碌碌的。兀是從單眼鏡中傲睨行人。子爵抱著一肚子怒氣。直要把他撲倒在地。或者挑他決鬪。拚一個誰死誰活。只是轉念一想。此刻畢竟惹不得他。只落得給他冷笑幾聲。送往保安團中處死刑去呢。當下也就按下了怒火。懶洋洋的踱了開去。心中却悄悄地想道。我這樣寂寞過去。委實耐不得哩。留在法蘭西。還有甚麼希望。一個人孤掌難鳴。有甚麼用。如今索性把這一場幻夢。做个結束。倘不到奧大利去。便上斷頭臺去。他想到這裏。心兒十分堅決。無意中經過王宮的門。恰見近邊有一個賭場。於是掏出了銅幣給了那看門的。插身

走將進去。一壁又在那裏想道。我這回要是贏了。便有錢到奧大利去。要是輸了。我可不能走路。惟有當著大衆批那聖瑪丁的面頰。索性上了斷頭臺。事兒便完哩。這當兒時候還早。賭場中人很稀少。因爲那些時髦的新人物。都喜歡後到的。場中並沒陽光照臨。很覺陰森。四下裏騰著惡劣的空氣。又夾著一派烟氣。四壁和天花板上都塗著賤價的白漆。畫著黃色的花圈花帶。中央挂著一盞燭臺。覆著一塊齷齪的綠色粗毛布。只爲挂得很低。倒像放在那下邊桌子上似的。那些伺候的人。都噙著長長的泥煙管。吸那濃烈的佛奇尼亞煙葉。正坐在一起。亂講新聞。有的講今人斷頭臺上殺人的情形。有的講大監獄中屠戮貴族的情形。有的講拉文臺地方民軍和勤王軍的戰事。有的講戲園子裏唱甚麼新喜劇。又新到了甚麼跳舞的姑娘。那時子爵脫了衣帽。走近賭臺去。瞧這所在。到處現著一種腐敗惡劣的氣象。想起從前在那陳飾富麗的賭場中。呼朋嘯侶。一擲千金。不覺又起了今昔之感。那時正有幾個人在那裏抹骨牌。見他過來。便逗引他加入。

賭局。那些人本是賭鬼。無論貧的富的。一概歡迎的。子爵便也答應了。掏出了幾個辛苦得來的金幣。放在桌上。這幾個金幣。也就是他唯一的財產哩。當下賭局開場。大家都著意。子爵雖在生死關頭。態度却分外的冷靜。明知今天贏了。前途便有生路。要是輸了。就決意侮辱了那萬惡的聖瑪丁。死在斷頭臺上。誰知他合該有命。一連贏了三場。等到第四場完時。手中已有一百個金幣。那幾個賭鬼見骨牌不得手。又勾他擲骰子。子爵見這一些還不夠離開巴黎。便又冒險入局。擲了三四回。回回得心應手。末後起身走時。已贏了一百五十個金幣哩。於是微微一笑。把錢藏在半臂中。很興頭的趲出賭場來。暗想前途幸也不幸。雖把握不定。只已有錢到奧大利去。所有一切屋子財產。正在管家之手。一到那邊。可不怕他霸佔下去呢。子爵一肚皮懷著高興。匆匆回去。上小樓時。斜陽已下。餘光映入窗櫺。把那些簡陋的家具。全個兒烘託了出來。腳兒跨進房門。不覺怔了一怔。因為心中斗的記起了蘇笙。想今天實是破題兒。第一回沒有在窗前等他呢。懊悔

煩悶之餘。又禁不住歎了口氣。可是目下既要往奧大利去。這一場溫磨摩曼的好夢也打破了。只得拋下那絕代麗人。聽他插身在這血花模糊的巴黎城中。想前思後。能不使人腸斷也。啊。想著。慢吞吞地。走到窗前。去瞧那倩影。不道扶梯上。早起了小蠻靴聲。一路橐橐而來。他便暗暗想道。今天他回來得怎早。一壁便側著耳。聽那開門的聲音。那裏知道並不聽得對房開門。那足音却已到了他自己門前。接著又聽得門上起了剝啄之聲。入耳分外分明。一時心中別別別的跳著。想這叩門的多分不是他。只也不敢怠慢。卽忙過去開門。門兒開處。却見正是蘇笙。亭亭立在門外。一半兒被扶梯的黑影裹著。瞧那嬌面。就像霧裏看花的一般。子爵每天好夢中幻想中所見的蘇笙。也正是這麼一個影影綽綽的美人兒。這時他子細瞧時。見那閉花羞月的嬌面上邊。略帶冷漠之色。一雙流利欲活的明眸。正在那紗冠的縐邊下面。骨碌碌的瞧著。半晌。便聽得那夜鶯似的妙聲。嚶嚶說道。敢問先生可就是麥歇格雷莽麼。子爵很恭敬的答道。正是姑娘。蘇笙悄然。

道。我便是你對房住著的縫衣女。說到這裏。略停了一停。又向子爵瞧了一眼。說道。我求先生做一件好事。今夜伴我上一家跳舞會去。說完。兩個粉腮子上。不覺飛上了兩朵薄薄的紅雲。

第二章

子爵見這美人兒突如其來。肚子裏正喊了一百聲奇怪。如今又聽得說要他伴到跳舞會去。便益發奇怪起來。一會兒那蘇笙又開口說道。先生。你今夜可是沒有甚麼事麼。我只爲聽得你常在家中。所以特地前來干求。說時。玉容甚是莊重。那妙聲中也挾著幾分冷意。分明是平日間和他並沒一絲情愫。此刻不過有事需用他罷哩。子爵又很恭敬的說道。在下甚麼都聽姑娘吩咐呢。這時他瞧蘇笙雖被扶梯的黑影裹著。却已瞧了個分明。那一身深灰藍色的羅衣。洗得潔無纖塵。紗頸圍已舊了。有一處補著。帽兒上的羅帶也退了色。然而那花嬌玉艷的面龐。却益發顯出十二分的生香活色來。子爵一壁瞧著。一壁想蘇笙到底要他

伴到那一家跳舞會去。像他這麼一身粗帽粗衣粗襪子。可也上不得台盤呢。正這樣想著。那蘇笙忽又說道。請你到我房裏來。我們便能多談一會子。聽那聲音也並沒一些溫柔之意。倒像發甚麼號令的一般。當下扭轉柳腰。走到對房門前。把鑰匙開了門。刷的推將開來。瞧他神情傲慢。似是郡主爵女。開他香閨繡閣的門呢。子爵暗中詫異著。心口自語道。瞧來這美人兒定然不是小家碧玉。多分是往時甚麼候門朱扉中金枝玉葉的貴女。接著就趕上一步。跟到裏邊。掉眼時。只見是一個挺大的房間。用一副很美麗的錦幔在中間隔著。子爵平素總想這縫衣女的房中。定和自己不相上下。不過幾個空木架。一二把舊椅子。一脚附輪鐵牀。一張補綴過的被單。一隻大木桌。此外又有幾件燒飯用的傢伙。放在那油膩齷齪的火爐上。誰知進門瞧了。却恰恰做了一篇反面文章。地板上邊鋪著一條名貴的阿蒲生地毯。兩三把的溫椅。都塗著金裝著錦墊。四堵粉壁上。都挂著深紅花綾的壁衣。一張桌子。都用瓷片鑲嵌。此外又有一張鬱金香木的小書桌和